

# 周谷城批判問題彙編

「輯自一九六四年至六五年全年上海文匯報」

(下輯)

K825.8  
889  
2

S 016325

目 錄

- (一) 什麼是時代精神？——金爲民、李云初《關於  
時代精神的幾點疑問》剖析 湯大民 邢慶祥 3
- (二) 關於時代精神的幾點疑問——與姚文元  
同志商榷 金爲民 李云初 17
- (三) 時代精神與英雄形像的塑造 吳中杰 23
- (四) 要塑造怎樣的當代英雄形像？——關於“真實”  
維護者的真實面目的剖析 張 焜 33
- (五) 略論不同歷史時期時代精神的客觀表現 江文軍 49
- (六) 不許歪曲辯證法——駁周谷城等在時代精神  
問題上的反辯證法觀點 葉秀山 64
- (七) 分歧的實質是什麼？——評《關於時代精神的  
幾點疑問》 吳立昌 戴厚英 高 云 79
- (八) 中國人民大學語文系舉行關於時代  
精神問題討論 97
- (九) 周谷城“斷而相續論”的由來 史 丁 103
- (十) 看戲能進入“無差別境界”嗎？ 鄧志臣 107
- (十一) 藝術欣賞中不能排除思想的作用 劉綱紀 111



S9003464

(三) 周谷城想把文藝引向什麼軌道

陳繼光 116



楊開書報供應社

香港郵政信箱九五八號

*O.K. NEWSPAPER AGENCY, G.P.O. BOX 958,  
HONG KONG*

# 什 麼 是 時 代 精 神 ？

——金爲民、李云初《關於時代精神

的幾點疑問》解剖

湯大民 邢慶祥

編者按：本報今天發表的湯大民、邢慶祥的《什麼  
是時代精神？》一文，是對金爲民、李云初的《關  
於時代精神的幾點疑問》一文提出的不同意見。而金  
、李一文是反對姚文元對周谷城的《統一整體與分別  
反映》一文的批評的。本報特將金、李一文轉載。希  
望有更多的人參加這個討論，以辯清是非，提高認識  
，正確地貫徹黨和毛主席的文藝路綫和方針，使文藝  
更好地爲工農兵服務。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服務。

金爲民、李云初的《關於時代精神的幾點疑問》（載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光明日報》，以下簡稱“疑問”）爲時代精神所下的定義是：

時代精神，也就是在一個時代主要的階級矛盾統一體中起主導作用、佔支配地位的階級的生活方式、精神狀況所體現的，事實上也就是這個時代大量存在的、統治的生活方式、精神狀況，也就是該時代最富特徵的生活與思想樣式。

從歷史上看來，既有先進的革命的時代精神（這通常是歷史劇變時期、革命的年代、階級鬥爭尖銳化的階段）也有腐朽

、反動、停滯、落後的時代精神。此外，也還有雙方呈相持、均衡局面的時代。但這只是暫時的、相對的情形，基本形態是不平衡的。

這個語句不通的定義，完全從周谷城的“匯合論”脫胎而來。周谷城以折衷主義姿態出現把時代精神說成是“革命精神之外，還有些是非常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精神的“大雜燴”。金、李却改成什麼“雙方（即他們所謂革命的、反動落後的兩種“時代精神”——引者）呈相持、均衡局面的時代”云云，說法不同，實質一樣。周谷城以“就其廣泛流行於整個社會而言，曰時代精神”的語句，欲說還休地暗示了“階級社會裡只有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才是時代精神”的實質；金、李却公開宣佈腐朽、反動、停滯、落後的精神也是階級社會裡的時代精神。是的，金、李口頭上也承認歷史上“有先進的革命的時代精神”，但在實際論證中又取消了這點。首先，所謂“先進的革命的時代精神”被他們規定在“歷史劇變時期、革命的年代、階級鬥爭尖銳化的階段”才存在。幾千年的階級社會，像這樣的歷史年代，比起剝削階級統治相對穩定和強大、階級矛盾量的演化時期，時間是很短很短的。因而，依據他們的邏輯，結論只能是整個階級社會普遍的、大量的、基本的時代精神就是那些“腐朽、反動、停滯、落後的時代精神”。其次，他們又提出這樣奇妙的詰問：“辛亥革命時期的時代精神，應該是民主主義，是義和團所表現的革命性了（按：辛亥革命時期，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已經由農民的自發鬥爭讓位於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因而辛亥革命的革命性不等於義和

團的革命性。——引者），那麼，阿Q這個典型身上所體現的‘阿Q精神’是不是當時時代精神的體現者呢？如果俄羅斯十九世紀，不論六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其時代精神都只能是革命民主主義（車爾尼雪夫斯基在拉嚇美托夫形像裡所體現的），那麼果戈里、謝德林筆下的那群地主、官僚、‘小人物’的典型形像也沒有充份表現時代精神了？”辛亥革命和俄羅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都是“歷史劇變時期、革命的年代、階級鬥爭尖銳化的階段”。因而，“疑問”作者的這個“疑問”的實質是：先進的、革命的精神即使處在被作者所劃定的歷史範圍內，也都沒有單獨作為“時代精神”的“權利”，都必須與阿Q精神、俄國地主、官僚、“小人物”、奧勃洛摩夫的精神平分秋色，“匯合”而成“時代精神”。在這兒，他們又運用了“匯合論”來否認革命時代先進的、革命的精神作為時代精神的“權利”。可見，金、李所謂“時代精神，也就是在一個時代主要的階級矛盾統一體中起主導作用、佔支配地位的階級的生活方式、精神狀況所體現的……”，實際上是說，在階級社會裡，統治階級的反動、落後、停滯、腐朽的統治精神就是時代精神。

立論於此，他們發現了姚文元“關於時代精神的立論，實際上缺乏歷史具體性和革命的辯證法精神，却只是抽象的、凝固不變的公式”。但是，他們的立論是否具有“歷史具體性和革命的辯證法精神”呢？

那麼，我們先來看看無產階級怎麼理解時代精神的吧。

無產階級一從“附屬資產階級的地位”中掙脫出來，就宣佈自己是新時代的主人。一八四八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

依據馬克思發現的原理宣佈，階級鬥爭史已發展到一個新的歷史時代。“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爲要擺脫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的桎梏，已非同時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任何剝削、任何壓迫以及任何階級劃分和階級鬥爭不可了”（《共產黨宣言：一八八八年英文版序言》）。並指出無產者所進行的“共產主義革命就是最堅決地打破過去傳下來的所有制關係；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最堅決地打破過去傳下來的各種觀念”；而“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有自己頸上的鎖鏈而他們所能獲得的却是整個世界”。這兒揭示了無產階級的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的徹底的革命精神。把這樣的革命精神理解爲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時代精神，有下列幾個特點：

- 一“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二一頁）而無產階級時代的時代精神的精華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
- 二這種時代精神是在現代化的大生產和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形成的，它具有無產階級的先進性和革命的徹底性，推動着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前進。是人類發展史上最先進、最革命的精神。
- 三它公開表明其無產階級黨性，並不以虛偽的普遍形式來冒充全人類性。它同一切反動、腐朽、停滯、落後的阻礙歷史前進的力量進行激烈的、不可調和的鬥爭，直到消滅後者爲止。
- 四同時，它集中體現了其他勞動人民的理想、意志和戰鬥精神，代表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壓迫和麻醉人民的工具。由此可見，把無產階級的徹底的革命精神理解爲無產階級時代的時代精神完全體現了無產階級的黨性立場、觀點和方法，如實地反映了歷史發展和革命實踐

的客觀規律性，符合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這是時代的抉擇，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無產階級在認識自己的時代以前的時代的時代精神時所依據的也只能是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以及歷史進程的科學的真實的分析因而它正確地、如實地把歷史上在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中起着進步的革命的的作用的精神、也就是推動歷史前進的革命階級和人民群眾的精神當作了各個歷史時代的時代精神。並認為時代精神歸根結底是勞動人民的革命精神。在無產階級看來，當封建地主階級代表着新的生產關係向奴隸制度進行革命時，它在一定程度上與奴隸階級的解放要求相一致，會起過推動歷史前進的作用，因而會與當時的勞動人民同為當時時代精神的體現者。但是，地主階級一旦登上龍位，它的精神就喪失了任何先進性，而成為阻礙歷史前進的反動力量。這時，“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只有農民和手工業工人是創造財富和創造文化的基本的階級”（《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六一九頁）。因而，封建社會的時代精神就由農民階級和其他勞動者體現了出來。封建社會在農民革命衝擊下，瀕於解體，資產階級作為新的生產關係、新的經濟形態的代表，“它以社會全體群眾的資格，去對抗唯一的統治階級”，成了反對封建桎梏的領袖。它的革命要求和意志有着與勞動人民相一致的地方，它和農民階級以及“手裡持着紅旗，口裡喊着財產公有的要求”的“近代無產階級的先驅”（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導言》）就成了時代精神的體現者，西方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就是這種時代精神的體現者，為人類的思想解放史寫下了輝煌的一頁。恩



格思就曾讚揚過作為時代精神的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但是，資產階級同封建階級一樣，革命性是有限度的。它作為時代精神體現者的同時已經隱藏着落後的、反動的精神和思想，這在它上台不久，就很快暴露了出來；資產階級日益變成腐朽的、沒落的、潰爛的、反動的階級，無產階級那種從它存在的那一天就開始的對資產階級鬥爭中所露出的革命精神苗頭，迅速地成長為決定時代命運的時代精神。這種對時代精神的歷史進程的考察，證明了，只有把時代精神理解為推動歷史前進的進步的、革命的精神，才具有歷史的具體性，才能正確解釋歷史的規律，才體現了無產階級的革命的辯證法。

闡述了無產階級對歷史和自己的時代的時代精神的認識，再回頭看金、李對時代精神下的定義，就發現兩者之間沒有一點相似之處。恰恰相反，他們與無產階級人民群眾的對立面——封建階級、資產階級的理論却大有相通之處。

封建階級有兩個根本信念：“天不變，地也不變”和“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它從“天命論”出發，認為自己的統治時代永遠不變，自己的精神和思想也是絕對不變的天理。而且這種精神和思想為它的成員所專有，勞動人民根本就不存在什麼精神和思想。這就是說，封建階級把它的階級精神看成是唯一的、永恒的精神，並把勞動人民的階級統治說成是精神對體力的統治。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一樣，把本階級的精神說成是時代精神，而認為是時代的一切精神的代表，體現了全人類性。它不從“天命論”出發，在革命時期，曾以“人性論”為基礎，把人文主義、個性解放當作時代精神；到了沒落時期、帝國主義階段，它就以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的生存競

爭法則爲依據，把法西斯精神，華爾街老板的“生活方式、精神狀況”等統統叫做時代精神。由於資產階級也夢想自己永遠統治世界，因而，它也認爲它的階級精神永遠是時代精神。

總之，無論封建階級還是資產階級，它們都把那種維護本階級的剝削利益而同其他階級作鬥爭的精神說成是時代精神。由於他們主要以統治者身份活動在歷史舞台上，它們主要是一種拖着歷史倒退的反動力量，它們夢想本階級的統治、剝削地位永遠不變，因而它們就要把本階級那種反動的、落後的、鎮壓和麻醉被壓迫者的精神說成是時代精神，並堅決反對確認的、先進的、推動歷史前進的精神是時代精神。

什麼階級說什麼話。不同階級對於時代精神有不同的理解。背離無產階級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解釋時代精神，必然會得出極其錯誤的結論。

金 李又說：“還必須提一下：當我們說佔支配地位的、最強有力的社會意識或時代精神，是有相對的時間與空間的範圍的，通常都指一個統一的國家、民族範圍內的某個歷史階段說的，……”在他們看來，由於國家、民族的歷史階段不同，佔支配地位的精神也不同，因而時代精神也不同；有的是先進的、革命的，有的是腐朽、反動、停滯、落後的；前者並能轉化爲後者。

所謂時代精神的時間相對性，在我們看來，就是指時代性。一定的時代規定了一定的時代精神的特質、內容和形式；時代轉變了，時代精神的特質、內容和形式也要變化；但是，無論怎樣變，任何時代精神對於它所屬的時代都是先進的、革命的，都起過推動歷史前進的作用這一點，却是不變的。

## 爲什麼會這樣呢？

“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與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社會經濟形態向前發展的幾個時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第一卷，第一三二頁）。“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與交換方式及其所必然決定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歷史和該時代智慧發展史所由以確立的基礎；只有根據這一基礎出發，才可說明這個歷史時代；因此（從公共佔有土地的原始氏族社會解體時起）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共產黨宣言·一八八八年英文版序言》）。代表社會新的生產力的革命的階級和人民群眾所發動的階級鬥爭、武裝革命就是階級社會發展的最直接的根本動力。而“在特定的時代裡，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階級的存在爲前提”（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第一卷，第一六三頁）。因此，作爲特定時代革命階級、勞動人民的理想、意志、戰鬥精神的反映的時代精神，它是與這個時代階級鬥爭的基本內容、革命階級勞動人民的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並受後者規定和制約的。如果時代變了，出現了新的階級鬥爭的基本內容，新的革命階級，也就會產生新的時代精神。因而，從根本上說，“社會經濟形態向前發展的各個時代”規定了各個時代的時代精神，這就是時代精神的時代性或相對時間性。也正是從這種時代性出發，我們認爲，只有那種正在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中，向着舊的生產關係、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向前進展的革命階級和勞動人民群眾的革命精神，才是時代精神。

但是，金、李也強調所謂相對時間性，爲什麼會得出和我

們不同的結論呢？原來，我們所依據的是這樣的客觀規律：“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與交換方式及其所必然決定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歷史和該時代智慧發展所由以確立的基礎。”我們只承認勞動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群眾和革命階級是階級社會發展的動力。而他們所依據的是階級社會中反動統治暫時強大的表面現象，他們認為歷史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什麼“起主導作用、佔支配地位的階級的”“大量存在的、統治的生活方式、精神狀況”。

毛主席指出：“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變化，事物的性質也就隨着起變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三一一頁）金、李在引用這段話來爲自己辯解時，肆意地歪曲了毛主席的革命辯證法精神。他們先依據“匯合論”把時代精神說成是矛盾統一的總體——“時代精神也是事物”，然後又說時代精神“也就是”這矛盾統一體（也就是“時代精神”）中“起主導作用，佔支配地位”、“大量存在的、統治的”一個方面；“時代精神”是時代精神，“也就是”時代精神的一個方面；事物是事物，“也就是”事物的一個方面。這是多麼荒唐可笑的邏輯！依此邏輯，佔支配地位的反動統治階級的精神是時代精神的一個方面，“也就是”時代精神總體。這樣，就在他們的“匯合論”範圍內，他們又進一步把革命精神作爲“時代精神”的一個方面而存在的“權利”也取消了。難怪他們認為，在革命低潮時期，反動的階級及其精神佔支配地位，被支配的革命的階級及其精神在“事實上並沒有起着“推動歷史前進”的作用”。那麼，這“革命的階級及其精神”

“事實上”還會存在嗎？

上引毛主席歸結的對立統一法則，實質上是說“新陳代謝”這一“宇宙間普遍的永遠不可抵抗的規律”。關於“新陳代謝”的過程，毛主席這樣揭示：“任何事物的內部都有其新舊兩個方面的矛盾，形成爲一系列曲折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爲支配的東西，舊的方面則由大變小，變成逐步歸於滅亡的東西。而一當新的方面對於舊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時候，舊事物的性質就變化爲新事物的性質。”（《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三一一頁）由此可以理解，革命的新生階級反對強大的反革命力量的鬥爭過程，必然是曲折的、波浪式前進的，時而處於高潮，時而處於低潮，往往要幾經反覆，才能最後取得革命的勝利。火燒趙家樓、包圍執政府的壯舉，連偏僻農村的小孩都會唱的“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歌聲，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初期的時代精神高昂的表現，這種時代精神以其強大的力量推動了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前進。到了白色恐怖籠罩的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全國革命潮流低落。但是，新生事物由小到大，上升到支配地位是“宇宙間普遍的永遠不可抵抗的規律”，新生的革命階級沒有變質，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在井崗山高舉起代表全國人民理想與意志的革命紅旗，在革命低潮中唱出了時代精神的最強音，就在十年極端反動的時期，完成了對於中國革命勝利的最重要的政治準備和幹部準備。這就證明了即使是在革命低潮，新生階級和精神受到嚴重挫折，反動階級及其精神佔據了支配地位，先進的、革命的精神仍然是時代精神的代表，仍然是起着“推動歷史前進”的作用。

“疑問”作者所謂時代精神相對的空間範圍，首先是說各個國家和民族的統治階級不同，因而有的國家、民族的時代精神是革命的，有的則是反動、落後的。按照他們這種理論來看今天的世界，結論是，只有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佔統治地位的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的時代精神才是先進的、革命的，一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統治的國家和民族的時代精神統統是反動、腐朽、停滯、落後的；美國的時代精神則是肯尼迪、約翰遜之流的美國的精神而不是美國工人階級在罷工運動中所表現的革命精神，不是黑人領袖羅伯特所提出的武裝鬥爭的精神；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時代精神不是反對美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民族獨立、解放的革命精神，而是以美帝爲首的殖民主義精神，南斯拉夫的時代精神不是南斯拉夫人民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精神，而是鐵托的修正主義精神……

一定時代中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時代精神，由於階級鬥爭的性質不同，革命任務不同等等原因，而具有特殊性。但是，一不同國家和民族處於相同的社會階段，如同在封建時代或資本主義時代，由於社會的主要矛盾相同，它們的時代精神的基本方面也必然相同。二即使各個國家、民族處於不同的歷史階段，它們的時代精神也會互相影響，互相鼓舞。三特別是在無產階級時代，“現代的工業勞動，現代的資本壓迫，無論在英國或法國，也無論在美國或德國，都是一樣的，都已經使無產者失去任何民族性了。”（《共產黨宣言》）十月革命更擴大了民族問題的範圍，把民族問題“變爲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的總問題”，“建成了一條從西方無產者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新的反對

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綫”（斯太林：《十月革命和民族問題》）。因而，在我們時代，一切國家和民族的時代精神，都建立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者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基礎之上。以堅決、徹底的革命精神反對以美帝國主義爲首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者，反對修正主義，反對一切反動派，就是我們時代各個國家和民族的時代精神的共同表現。任何國家和民族，無論它處在多麼不同的歷史時代，有着怎樣的特殊性，它們的時代精神都是先進的，革命的，都體現了這個國家和民族的革命階級、人民群眾的理想和願望。

金李強調時代精神空間範圍的相對性，恰恰排斥了這一切，目的在於把某些國家和民族從整個世界和時代中孤立出來，以論證這些國家和民族的特殊性決定了它們的時代精神是“腐朽、反動、停滯、落後”的。遺憾得很，他們想錯了。所有的事實都駁倒了他們的立論。例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革命的敵人異常強大，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遭受的壓迫的殘酷性嚴重性，是世界各民族所少見的，這就規定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殘酷性。可是，也正因爲這種特殊性，鍛鍊了中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使得無產階級整個階級都是最革命的。當它開始走上革命舞台，就在本階級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因而是比較最有覺悟的，並與農民、其他人民階層聯繫特別密切。因而，以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爲代表的時代精神，就特別徹底，特別自覺，特別具有戰鬥力，擁有極其廣泛的群眾基礎。

金、李不僅把腐朽、反動、停滯、落後的精神說成是階級

社會的時代精神，還要說成是社會主義時代的時代精神。他們曾表示原則上同意以“無產階級的徹底革命精神”為“我國當代的時代精神”，可在實際論證中，却是不同意。

第一，他們認為這種提法，沒有“歷史具體性”，不能反映不同歷史階段時代精神的質和內容的變化，是一種“抽象的、凝固不變的公式”。為了時代精神的提法具有歷史具體性，能反映所謂質和內容的變化，當然要把這種“抽象的、凝固不變的公式”取消，“無產階級徹底革命精神”當然就不能成其為時代精神了。

第二，什麼是不同歷史階段時代精神的質和內容的變化呢？他們認為民主革命時期三十年代初反動、落後的精神就是時代精神。對於社會主義時代，他們說：“我們是否可以斷言，在這整個歷史時期，不論在何時何地，總是‘無產階級徹底革命精神’佔主導的方面，而不存在暫時的局部的倒退、變質的可能性呢？我們認為這種論斷，不管作者是否願意，他在實踐上可能產生的後果是：以作者的‘革命臆想’去代替革命發展中的現實，……”這段話聯繫他們關於革命低潮時期時代精神轉化的論點來看，意思是說社會主義時代，作為時代精神的無產階級徹底革命精神會“倒退、變質”，在“事實上並沒有起着‘推動歷史前進’的作用”。為了掩蓋其錯誤實質，他們還引用了列寧“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着復辟希望”這句話。必須指出，這是對列寧指示的極其嚴重的歪曲。列寧說的是社會主義時代剝削者復辟的希望，他們却以偷換概念的手法，改為無產階級徹底革命精神會“倒退、變質”。無產階級某些成員有可能蛻化變質，剝削者在某些國家暫時復



辟不僅可能，也有了實例。但是，這並不說明剝削者的復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作為無產階級這整個階級，作為無產階級階級性體現的徹底革命精神，我們的時代精神，在任何情況下，都起着推動歷史前進的作用，絕不會發生“倒退、變質”。

第三，金、李還不承認當前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高漲時期的時代精神就是無產階級徹底的革命精神。他們強調“要塑造能夠充份體現當代的時代精神的英雄形像”，就表須表現“普通常見的、平凡的人之常情；它們不是革命、先進的，可也並非就是不革命的、反革命的精神因素”。不如此，他們就認為是“‘拔高’歷史和當代的英雄形像的反歷史主義傾向”，就是沒有“歷史具體性”。就這樣，他們把那種超階級的庸俗的“人之常情”當做我們時代的時代精神，把我國當代英雄理解為“不是革命、先進的”庸人。

金為民、李云初歪曲了和否定了我們時代的時代精神，給我國當代英雄抹了一臉黑。

只要社會主義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着復辟希望”。一切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思想，都要爭取公開的、合法的存在和發展的權利，都企圖以它腐朽反動的精神來代替無產階級革命精神，作為時代精神的地位。這也就是金、李對時代精神的理解為什麼會和剝削階級的理解那麼相似的原因。

——本文錄自一九六四年八月三日上海文匯報第四版——